

黄爵滋著述叙略

胡迎建

黄爵滋（1793—1853），字德成，号一峰，又号树斋，江西宜黄人，乡试后在泸溪县（今黎川县）任县学训导。道光三年（1823）与其伯兄黄迪策同时中进士，授翰林院编修，历任御史、兵科、工科给事中、鸿胪寺卿、大理寺少卿、通政使、礼部右侍郎、刑部左、右侍郎。在鸦片为害中国最烈时，他是第一个向道光帝提出严禁鸦片的人，连上三疏，言论风采，为一时清流领袖，道光帝乃采纳其建议，派林则徐前往广东办理，因而时人并称“林黄”。林则徐被贬，他也被贬为六部员外郎，时在道光二十三年。未久归南昌，江西巡抚吴文熔聘主豫章书院山长。轰轰烈烈的鸦片战争失败了，世人或归咎于黄爵滋上疏发难生事，故吴嘉宾有诗云：“一疏传千古，翻疑作厉阶。”

黄爵滋交游甚广，曾与张际亮、潘四农、徐廉峰、吴嘉宾等都有诗词唱酬，与林则徐、魏源等结宣南诗社。为文始学骈体，得六朝神韵。继乃兼法秦汉唐宋诸大家。论学宗陆象山，谓为至简至大，体用赅备。著述宏富，是近代史上值得一提的学者、文学家。据初步统计，其字数不下二百万。其刊刻时间与地点也各有不同，现分别略叙如下：

一、《仙屏书屋初集诗录》十六卷、《仙屏书屋初集诗后录》二卷。道光二十八年（1846）以泥活字刊于安徽泾县翟西园。共计

五册，页八行，每行十八字，共印四百部。翟氏为黄爵滋的友人，据其子黄秩模《诗录校误》云：此书乃是“道光丙午（1846）家大人以底本邮寄泾县翟西园”，以泥活字排印。其自序论诗之风格云：“尝观侪俗之作，有数非焉：或声调便利，靡而不振，或意旨蹇涩，枯而不泽，若是者非体；或驰骤挥霍，剽不留，或堆垛襞积，滞而鲜通，若是者非气；或貌似神离，虚而不实，或以文饰俗，杂而不清，若是者非理；或苦心束缚，自谓亲切，或任情泛滥，自谓周至，若是者非法。予才疏力薄，何能为役，顾念生平所学，自汉魏六朝以迄唐宋元明诸大家，靡不略涉藩篱，虽未尝有所专长，要亦不乖于体，不乱于气，不悖于理，不诡于法。”他论诗主体、气、理、法，所论切中时弊。自信其诗必可传于后世。此集刊行后运到南昌，又将三次所刊误 114 条在南昌合刻为《诗录校误》一册附于后。（按：据我所校，又发现刊误有四条）。

此泥活字本较为珍贵，赵万里在《中国版刻图录序》一文中提及：“1844 年即清道光二十四年，安徽泾县人翟金生费了三十年心力，创制了泥活字十万个，印了自己的诗集，泥版试印初编、黄爵滋的《仙屏书屋初集》和《翟氏宗谱》三书”（见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的《国学大师论国学》508 页），可见此泥活字书传世并不多见，故江西省图书馆列为善本书。

二、《仙屏书屋初集文录》十六卷，道光二十八年戊申（1848）秋镌，为家刻本，有“仙屏书屋”印记。页九行，行十八字。其三子秩林、秩模、秩渠校勘。前有自序，其中云：“予材疏殖浇，愧负所学，猥以鄙陋，谬窃时望，但应求之真，亦有本来。妍丑之实，岂能自掩？辄徇儿辈之请，略而存之，姑示生平未尝有所托撰，亦不欲使人假名耳！”黄秩林题识。卷一为赋 7 篇、卷二为论 4 篇，连珠文 22 篇，卷三至卷八为序，共 69 篇。卷九为图记 54 篇，卷十为记 11 篇。卷十一为跋、书后、牒、启、杂著共 13 篇。卷十二传 6 篇、诔 3 篇。卷十三至卷十六为墓志、碑文

共 11 篇。

三、《黄少司寇奏议》二十卷，北京图书馆藏钞本。奏疏时间起自道光十五年（1835）八月，迄于道光二十二年（1842）正月。奏疏原件共 86 件，其中《严塞漏卮以培国本》等十一疏曾被收入道光朝《筹办夷务始末》。道光十八年，太常少卿许乃济提出弛禁鸦片，而黄爵滋上书《严塞漏卮》一疏，提出必须严禁官民吸食鸦片，吸食者处死。严禁鸦片走私贸易，以防“漏银”，即白银外流，剖析利害，最为剀切。道光帝将此疏下发各省督抚及盛京、吉林、黑龙江三将军议覆，一致同意禁烟，道光帝派湖广总督林则徐前往广东查禁鸦片。鸦片战争爆发后，黄爵滋被派往福建、浙江一带海口视察前线防守情况，并上奏疏大胆揭露当时武备废弛、军队腐败的实况，主张加强军备，抵抗外敌。这些是研究鸦片战争前后吏治、财税、军事、国防等方面状况的珍贵资料。1959 年中华书局将此钞本选录，名《黄爵滋奏疏》，与《许乃济奏议》合为一册，铅印出版发行，但黄爵滋奏件仅选了 26 篇。

四、《燕门百菊咏》三卷，《菊谱》一卷。共有 100 首咏不同品种的菊花诗。前有黄爵滋自序，其中云：“京师寺僧，多以种花为业，如天王花之诸刹，赏菊至数千盆，他处所鬻，辄复相等，爰购集之，而为之定其品有九，辨其名有百。夫数究于九，具于十，十而百，亦云备矣。”说明了他购菊种菊赏菊的大致经过。他将菊分为九品，如雅品 26 种，仙品 3 种，神品 12 种，瑰品 15 种，丽品 15 种，倩品 29 种，逸品 7 种，异品 14 种，末品，未经培植。其中第二首诗《傅桑晓日》，注云“即大洋神莲”，诗云：“雾露嘘蒙气，云霞罩火暾。谁俾昼作夜，认影误黄昏。”此集于道光十五年壬辰（1835）刻于京师，后在民国三十五年（1946）编刊《宜黄丛书》时收入，铅印本。

五、《玉堂课草》共十二卷。道光十二年（1832）仙屏书屋家刻本，有“仙屏书屋藏板”印记。页九行，行十八字。据自叙云，

他在翰林院散馆后与同年进士朋友常在一起。“朝夕过从，寒暑靡间，暇或登高望远，或剪烛倾尊，致足乐也。岁月屡更，人事将嬗，辄都所作，为《玉堂课草》十二卷，徒以结习所托，光阴可怀。若夫工拙之求，本末之辨，且未暇计云”。卷一如有《宋太宗书赐玉堂之署赋》、《山呼万岁赋》、《拟唐李程日五色赋》、《农桑图赋》、《众仙同日咏霓裳赋》等。卷二为《盛京风土赋》、《武成赋》、《南苑春搜赋》、《洋表》、《三品笔》、《春驹》、《朝衫》。卷四至卷八仍为赋，《山河两戒赋》、《防意如城赋》、《动静交相养赋》、《绘事后素赋》、《熟精文选理赋》、《山水有清音赋》、《良玉比君子赋》、《芍药赋》、《燕乃睇赋》、《蝉琴赋》等。卷七为论如《简而爱人论》、《政平讼理论》、《陶侃论》、《惜分阴论》等。卷八以下为诗。

六、《黄一峰自记年谱》一册。咸丰五年乙卯（1855）仙屏书屋家刻本。前有黄爵滋于道光二十九年（1849）所作自序。书后有其子黄秩模题记，其中云：“右府君手订年谱一册，盖道光二十二年刑部左侍郎时所记，比岁家居，复追补续成者。起乾隆五十八年（1793），迄咸丰五年（1855）春正月。越三月而府君弃养于豫章黄氏祠公馆矣。”民国三十五年（1946）宜黄县文献委员会编印《宜黄丛书》时将此书收入丛书中，铅印刊行。

七、《戊申楚游草》一卷。道光二十八年戊申（1848）仙屏书屋家刻本，此卷为其子黄秩林所编，乃是他与其父黄爵滋一道游湖北、湖南等地所作游记及诗，内收有黄爵滋的诗文游记。

附录：《仙屏书屋初集年记》三十卷。在《仙屏书屋初集诗录》印行之后，由泾县翟西园再将黄爵滋的诗朋文友所作诗文按年编集。道光二十九年己酉（1849年）木刻本。页8行，行18字。收录时间自嘉庆二十一年（1816）至道光二十六年（1846）年为止。黄爵滋自序云：“吴门友人既为予镌《仙屏书屋初集诗录》，复

攫予箧中所为年记，记自丙子迄丙午，凡若干卷，……凡兹钞撮，略备存考，其或因事缀人，因人缀言，或前后互缀，或首尾分缀，故非著书，初无定律。……道光乙酉长至树斋黄爵滋。”其中有徐东松《初游庐山记》、张鹤舫（张际亮）《庐山记游序》以及郑晓江手札、曾宾谷、顾春湖、姚伯昂、钱定庐、林少穆（林则徐）等人的诗文。

另外，黄爵滋所编稿而未刻者有《师友诗闻笛集》、《听笛集》、《国朝名家诗集》。据光绪《江西通志·艺文志》所载，黄爵滋除上述著述外，还有他所编的《国朝古今体诗》十卷、《海防图》二卷、表一卷。但今江西省图书馆及新风楼藏书楼的藏书中未有发现。

黄爵滋的著述，具有较高的文史价值，反映了鸦片战争前后中国急剧变化的社会。他的进步思想、道德文章堪为时代楷范。其诗源溯风骚，“夺曹（植）刘（桢）之壁垒，入杜韩之樊篱，气韵高雅，神采渊秀”。故钱仲联在《近百年诗坛点将录》喻为“天退星插翅虎雷横”。他在道光诗坛，俨然江西诗人领袖，如郭羽可、徐湘潭、陈僧灿、艾至堂、吴嘉宾等以他为至交，或师事之。他们“力张汉魏旗帜，重风骨，循杜韩正轨，主张真朴雄厚，故诗风往往高古伉爽”（见《近代江西诗话》）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江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